

吳昌碩論詩信札

／劉榮華·陳子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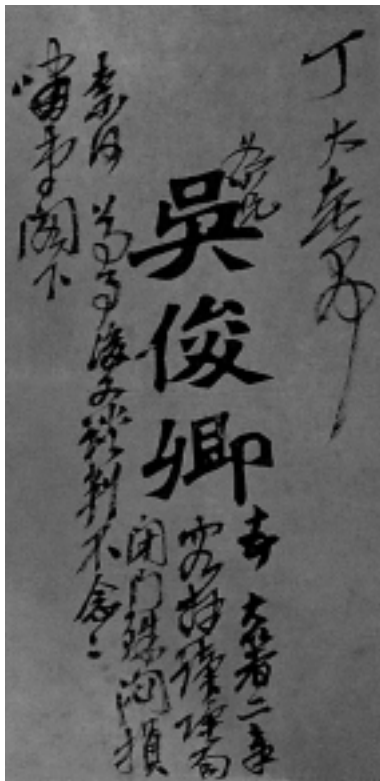
湖州市博物館藏有吳昌碩（俊卿）信札四十餘通，其主要內容是昌碩先生與家鄉門生丁嘯雲先生間的詩賦酬答和切磋詩藝（圖一）。

昌碩先生的手稿詩留存較多，但有關論詩的信札並不多見，我們從中不僅可以欣賞到他對詩詞的一席真知灼見，而且昌碩先生以自身為鑒，演繹了為人之師的高尚品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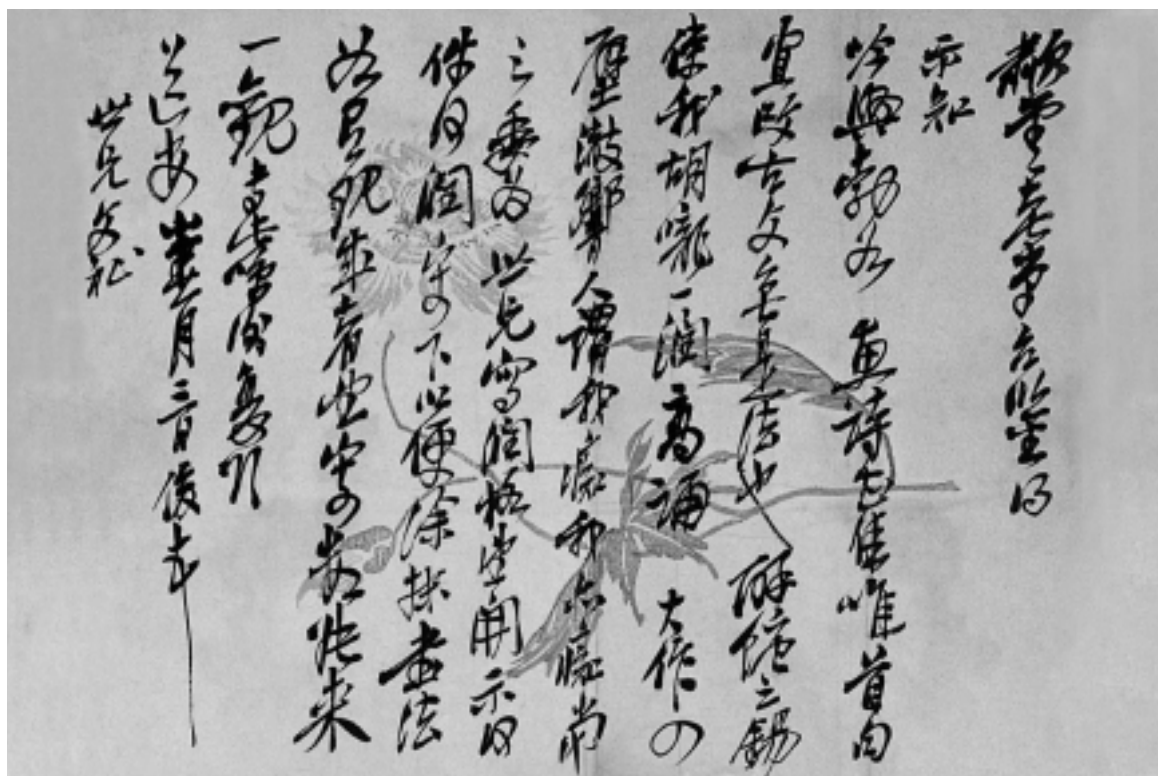
吳昌碩（一八四四—一九二七）名俊卿，字昌碩，又字倉石，別號缶廬、苦鐵，七十歲後以字行，浙江湖州安吉人。他少年時即喜金石、書法，一八五六年中秀才，一八六五年離鄉到杭州、蘇州、上海等地尋師訪友，曾從俞樾、楊峴習辭章、訓詁和書藝，與不少藝術界

知名人士來往。三十歲後，開始以篆書筆法作畫，受到畫壇名宿任伯年的贊賞。一九一三年西泠印社正式成立，昌碩先生被推為社長。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病逝於上海。

吳昌碩是我國近代史上以詩、書、畫、印四絕而名聞天下的一代宗師，他的篆刻、書法、繪畫影響較大，備受世人尊崇，而詩的成就卻被掩蓋了。事實上，昌碩先生一直偏愛詩詞，並以詩人自居，他在〈贈內〉一詩中寫道「平居數長物，夫婿是詩人」。他一生留下了等身的詩作，早期的詩保存較少，只有《紅木瓜館初草》六十餘首，四十歲將前作詩編為《元蓋寓廬詩集》（未付刊）。他的詩最初印成《缶廬詩》十一卷，《別存》一卷，晚年至去世後匯編成《缶廬集》，共五卷。昌碩先生詩才極高，所作之詩題材廣泛，體裁多樣，富有真實感和濃厚的生活氣息。沈曾植在《缶廬集》序中寫道：「翁願自喜於詩，惟余以為翁書畫奇氣發於詩，篆刻樸古自金文，其結構之華離杳渺，抑未嘗無資於詩者也。」所以說昌碩先生在書、畫、印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詩的作用舉足輕重，也就是說他在四絕藝術所具有的特質皆來源於詩。



圖一



圖二

丁嘯雲（筱雲），名乃昌，字嘯雲，湖州烏程人，為湖州餘園主人丁乃揚之族兄。清代貢生，曾任某縣教諭。丁嘯雲年齡略少於昌碩先生，由於志趣相投，又是同鄉故友，故投入昌碩先生的門下。昌碩先生以兄長的身份諄諄教誨，丁嘯雲先生學而不厭，二老每有新作，或互相交流，或賦詩唱和，兩人書信頻繁往來，成為詩壇上的一段千古佳話。現奉錄數通，並加以釋讀和考證。

信札一（圖二）

歎雲老弟台鑒：得示知，吟興勃如。畫詩甚佳，唯首句宜改，古文無是法也。醉糖之錫，使我胡嚨一潤。高誦大作，四壁激響。人謂我痴我亦痴，當之。委為世兄寫潤格，望開示何件何潤，寄下以便塗抹。書法如有現成者，望寄數張來一觀。

專此鳴謝，復頌道安 春月三日俊頓首
世兄文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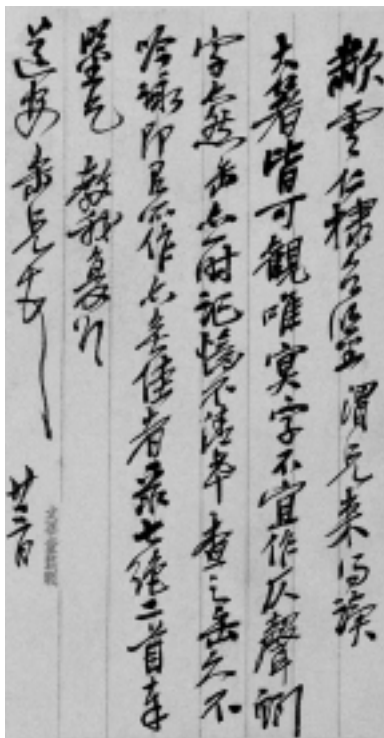
此信札橫二七·三、縱二〇·五公分。昌碩先生欣賞丁嘯雲的畫詩後，提出「畫詩甚佳，唯首句宜改，古文無是法也。」的評語。能出此語，是得益於他有著深厚的文字訓詁功底，加上他潛心研究古詩，對詩的推敲一絲不苟，故他在詩詞方面造詣頗深。初期多為古體詩，五古尤勝，晚年多近體詩。

信札末尾落款為「俊」，吳昌碩在一九一年前稱「俊」，故此信札為先生六十八歲前之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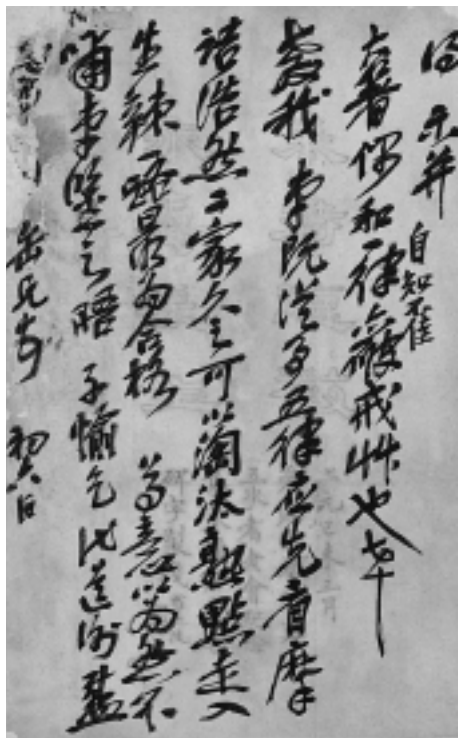
信札二（圖二）

歎雲仁棣台鑒：渭兄來，得讀大著，皆可觀。唯冥字不宜作仄聲，蚰字亦然。岳亦一時記憶不清，教查之。岳久不吟詠，即有所作，亦無佳者，泉七絕二首奉鑒，乞教我。復頌

道安 岳兄頓首 二十三日



圖三



圖四

信札橫十二·八、縱二三·五公分（以下

尺寸大多同此）。我國傳統詩歌在初唐以後有古體和近體之分，由於近體詩講究句數、押韻、平仄和對仗，不僅句式整齊，而且音律和諧，吟咏起來抑揚頓挫、朗朗上口，所以為歷代詩人所樂意遵守。古詩平仄是律詩中最重要因素，我們講詩的格律，主要就是講平仄。昌碩先生精研中、晚唐的詩歌，又飽讀歷代名家詩篇，他一語道出了嘯雲詩中聲律上的錯誤。

信札三（圖四）

得示並大著，偶和一律，自知不佳，亦被戒草也，教教我。弟既從事五律，應先看摩詰、浩然二家，久之可以淘汰熟點，走入生辣一路，最為合格，尊意以為然不？嘯弟鑒之。晤子愉，乞代道謝，盛□□□。

岳兄頓首 初六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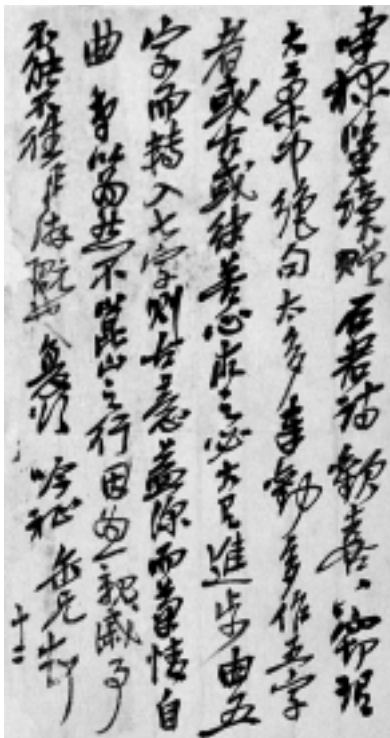
信札橫十六·四、縱二六·三公分。昌碩

先生平生最為推崇王維（摩詰）、杜甫的詩作，加之生活遭遇坎坷、見識既廣，所以他的詩深刻、詼諧，風格獨特。他的詩友施浴升在《岳廬集》序中寫道：「吾友吳子倉碩，性孤峭，有才未遇，以薄尉待次吳下，其胸中郁勃不平之氣，一皆發於詩。」無怪乎先生的詩潑辣、辛辣，直抒「性情」。昌碩先生的「淘汰熟點，走入生辣一路」，已融入了他避熟就生，即反對泥古、力求創新的思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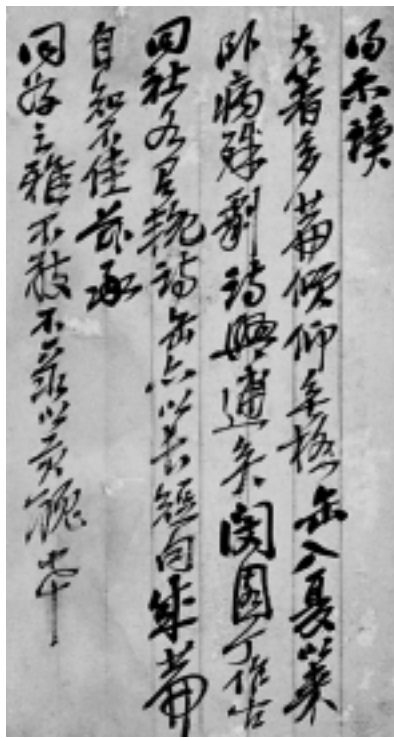
信札四（圖五）

嘯棣鑒：讀〈贈石君詩〉，歡喜！歡喜！竊謂大稿中絕句太多，奉勸多作五字者，或古或律，苦心求之，必大有進步。由五字而轉入七字，則古意益深，而筆情自曲，弟以為然不？崑山之行因為一親戚事，不能不往，非游翫也。復頌

吟社 岳兄頓首 十二



圖五



圖六

近體詩有律詩和絕句之分，又各包括五言和七言。絕句是律詩的一半，律詩平仄有「對」和「粘」的規則，律詩比絕句相對而言要難得多。以上信札是昌碩先生認為丁嘯雲的詩稿絕句太多，教他作五言，不論是古風還是格律，都要認真研究，反覆推敲，一定會有大的進步。並強調七言比五言更有深進的古意，筆法情趣更為自然委婉曲折。以上三通信札落款皆稱「岳兄」，時間應晚於一九一一年。

信札五（圖六）

得示，讀大著多篇，傾仰無極。岳入夏以來，臥病殊劇，詩興逋矣。閱園丁作古，同社各有輓詩。岳亦以長短句成篇，自知不佳，茲承同好之雅，不敢不錄，以貢醜教。

信札所指閱園丁，即閔泳翊，字園丁，朝鮮人。寓居上海，書學顏真卿，畫擅蘭竹，筆氣雄健。與書畫名流交遊，以翰墨自娛，所居曰千尋竹齋。一九〇六年，昌碩先生曾為他刻「園丁生於梅洞，長於竹洞」印（據《吳昌碩年譜》）。

信札六（圖七）

示悉，大著七律絕妙，欽佩無已，想見用功之苦也。岳當退避三舍，非敢虛言於吾棣，棣亦知我之苦心不在。由此進攻，必成大家，深盼盼。復頌
嘯棣吟安 岳兄病足為苦 頓首

示卷
 大著七律絕妙欽佩無盡
 用功之善也 亦尚近道三套非敢
 妄思之於吾
 標之志知我之善亦幸由進取必成嘉
 汝助之喜以
 字標於後 每見酒具為幸

圖七

嘯弟必修鍊 近製佳手惟喜嘉
 夕唱和的人可嘆未久吟詠粗淺益七
 老德翰君百倍素何 昨沈吟思
 兄頃自來出詩數十首神味氣魄
 迥異平素以達協去詩之助也嘉以
 呈弟少 岳李 七

圖八

信札七（圖八）

嘯弟如晤。讀近製佳章，懽喜竟夕，唱和得人，可賀！岳久不吟詠，粗率益甚，老興翰君百倍，奈何？昨沉醉。悉兄歸自泰山，得詩數十首，神味氣魄迥

叨擾高標年宵讚嘉
 大著詩洋之樂：逸氣橫生自太
 傅詩老樞能解愁若能寄某于
 前夫饒佩、岳于月初病後
 繼後常勤肝切現糖見謝平

而元氣亦能為急老年之善
 大德何之善
 老樞尚為古之詩名作道
 命之平聲數首藉博
 一函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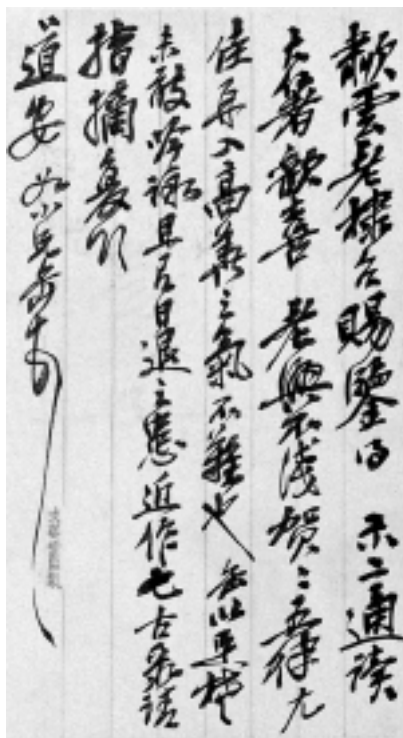
指性而中
 岳李 七
 世兄安好
 岳李 七

圖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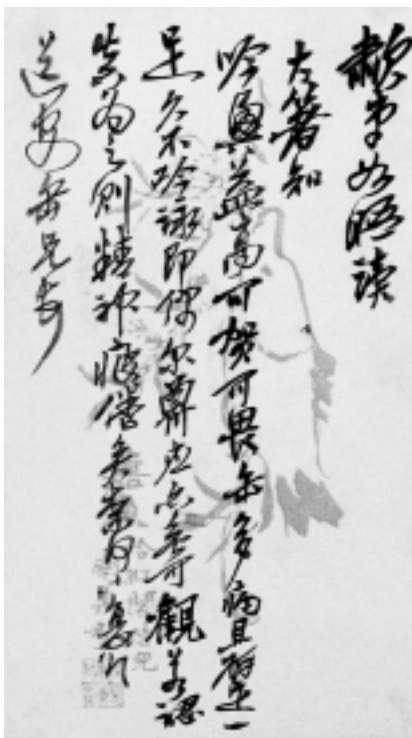
異。平素呼遠游，亦詩之助也。復頌道安 岳弟頓首

信札八（圖九）

叨擾齒頰生香。讀三復大著，詩洋洋灑灑，逸氣橫生，白太傅詩老嫗能解，恐不能專美于前矣。欽佩！欽佩！岳于月初病咳嗽，繼復牽動肝腸，現雖見漸



圖一〇



圖一一

平，而元氣未能如意。衰年之苦，夫復何言？吾老棣當如何教之。詩久不作，遵命泉鑒數首，藉博一哂，遂乞指疵為教。專復鳴謝，即請道安。並頌

覃吉不一 如小兄岳頓首

世兄安好 三十日

以上幾通信札均為昌碩先生讀丁嘯雲的詩後大為賞識，贊美之詞溢於言表。更有甚者，稱「詩洋洋灑灑，逸氣橫生，白太傅詩老嫗能解，恐不能專美于前矣。」並鼓勵他由此長期努力，「必成大家」。作為名噪海上、蜚聲藝壇的藝術大師，如此獎掖後進、謙虛樸實和娓娓不倦，不愧是為師之道的楷模。信札另一方面反映了昌碩先生晚年飽嘗疾病之苦。

信札九（圖一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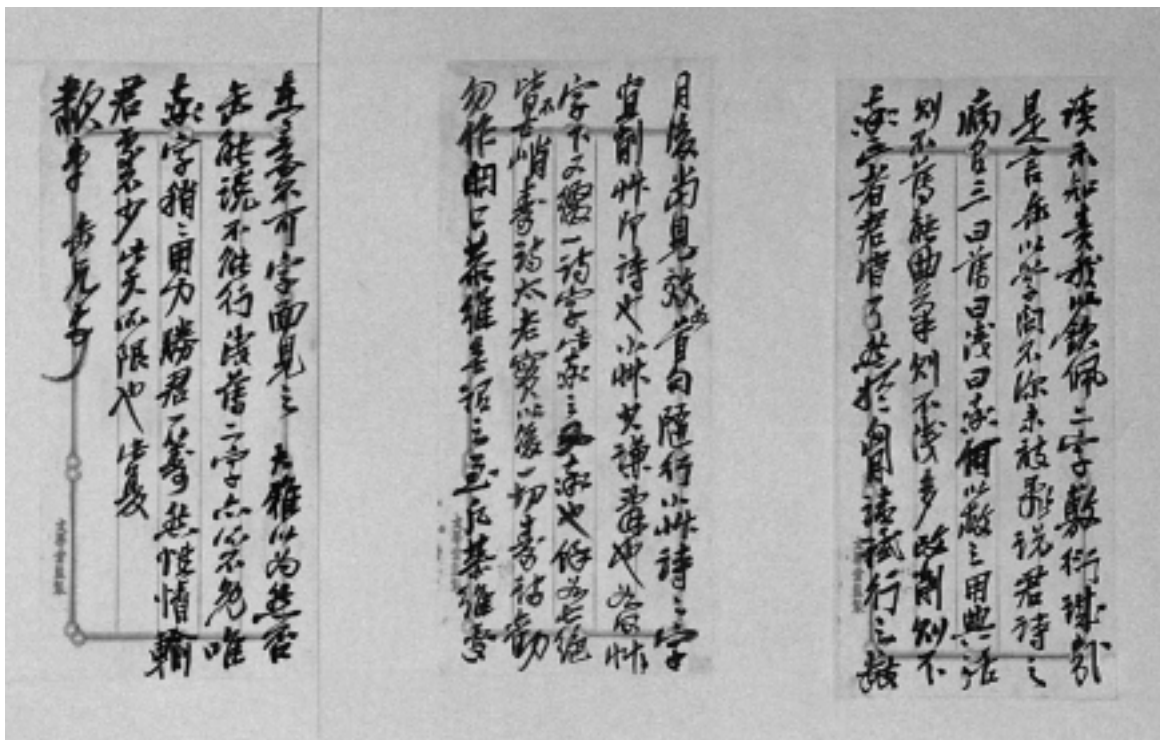
獻雲老棣有賜鑒：得示二通，讀大著，歡喜！老興不淺，賀之。五律尤佳，再入高華之氣不難也。岳以足楚未敢吟詠，且有日退之患。近作七古，泉請指摘。復頌

道安 如小兄岳頓首

信札十（圖一一）

獻弟如晤。讀大著，知吟興益高，可賀！可畏！岳多病且躡一足，久不吟詠，即偶爾酬應，亦無可觀。若認真為之，則精神疲倦矣。奈何！奈何！復頌

道安 岳兄頓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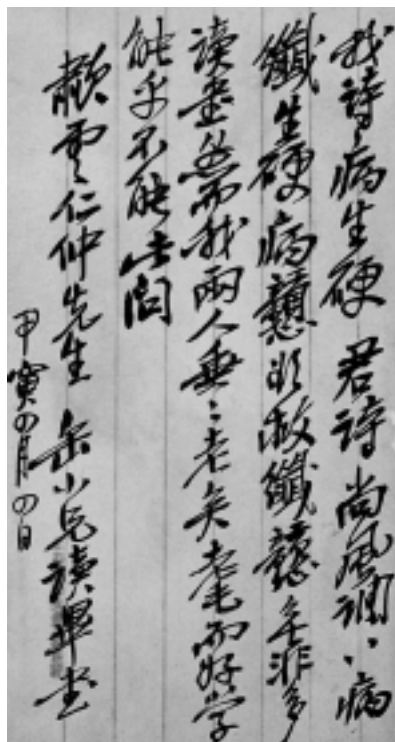
圖一二

在館藏近四十餘通信札中有近三十通書示了他自己的身體狀況，如「缶久不作詩，足楚為苦」、「衰年之苦，夫復何言」和「缶多病且躡一足」等，吐露了無可奈何的心境。儘管晚年的昌碩先生備受疾病和足楚的困擾，但他未曾停止咏哦詩作，直至在他去世前還在寫詩。這種堅韌不拔的毅力，在信札中可以領略一二。據記載，吳昌碩先生自一九一〇年始病足，故這些信件約為吳昌碩先生六十七歲以後手札。

信札十一（圖一二）

讀示知責，我以欽佩二字敷衍，誠哉是言。缶以學問不深，未敢飛說。君詩之病有三：曰薄，曰淺，曰率，何以救之？用典活則不薄，能曲筆則不淺，多改削則不率，三者君皆了然於胸，請試行之，數月後當見效。如首句「隨行小草詩」，「詩」字宜削，草即詩也，小草其謙辭也，如何草字下又綴一詩字，此率之又率也。餘如七絕皆不古峭。壽詩太老實，以後一切壽詞勸勿作，開口恭維，無謂之至。凡恭維處在意，不可字面見之，大雅以為然否？岳能說不能行，「淺薄」二字亦所不免，唯「率」字稍稍用力，勝君一籌，然性情輸君處不少，此天所限也。此復

歎弟 岳兄頓首



圖一三

信札十二（圖一三）

我詩病生硬，君詩尚風調。風調病纖，生硬病蕙。欲救纖蕙，無非多讀書。然而我兩人垂垂老矣，耄而好學，能乎？不能？此問。

歎雲仁仲先生 岳小兄讀畢書

甲寅四月四日

前一信札中，昌碩先生摒棄客套，直言不諱地指出了嘯雲的詩有三大弊病「薄、淺、率」，並教導他靈活引用成語典故則能顯得博雅厚實，筆法曲折不露則能顯示深沉，多修改則可避免草率粗糙而臻於精煉，同時指出自己也難免有浮淺不夠厚實的地方。後一信札，昌碩先生用扼要的三句話道出了師徒二人各自的不足，丁嘯雲的詩吟風弄月富有情調，但必有纖弱之病；自己的詩宣泄了真情實意，難免有蕙直之誚。彌補和改正兩人缺陷的辦法是「無非多讀書」。甲寅年（一九一四）昌碩先生已

是七十一歲高齡，信札一方面讓我們賞閱到他對二人所作之詩精到的評價，另一方面所示昌碩先生這種「耄而好學」的精神和嚴謹的治學態度，以及率真、謙誠和求實的人格魅力，更讓我們欽佩和敬仰之至。

在吳昌碩先生信札中，絕大多數僅有月日，無年所，所見只有庚戌（一九一〇）、癸丑（一九一三）、甲寅（一九一四）、己未（一九一九）、壬戌（一九二二）五個干支紀年。多數時間無從考證，只能據這些信件所述內容，大致考知其年代。信札中所說之事，有的在吳長鄴《吳昌碩年譜》中得到印證。如「岳已移居北山西路吉慶里，房屋較前寬闊，唯房價太昂……。」《年譜》載「由王一亭介紹，先生遷往山西北路吉慶里九二三號」是年為一九一三年。又如「岳三月間赴杭作佛事，為兄母百歲事，竟逗留西泠印社廿餘日，始回滬……。」壬戌 四月二十八日」《年譜》記載「壬戌春，三月十八日赴杭州，西泠諸友置酒為先生壽。」經過考證，館藏的昌碩先生信札應是他晚年所作，上限不過一九一〇年。

昌碩先生的信札十有八九都是有關賦詩唱和、相互交流和鑒賞詩作，也有論及滬上交游園、集會和賦詩及生活瑣事，有些未曾面世，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縱觀這篇篇信札，不僅在字裡行間記述了昌碩先生對詩歌方面的獨到見識，而且也為我們展現了昌碩先生的晚年生活和內心世界。信札多為花箋，用筆酣暢流利，樸茂雄健，本身就是書法藝術品，有較強的欣賞性，更具有較高的藝術價值。